

折獄新語

折獄新語序

山陰王季重曰湯若士之
傳妾非場上之劇曲乃案
頭之道書也李映碧之折
獄非赭衣之繫令乃紗帽

之新語也湯若士說鬼說

夢化工之筆鬼夢俱家為

人李映碧說奸說盜化工

之筆奸盜皆筆路至性然

而湯若士之筆當刻之

啼歎處多至之往之罵人搥
人而至於人李映碧之筆
常寬之在嘆聲多至之
往之搥人救人之至於人
此二公者才力具有餘勇而

胸庫更備浩積故自正等久
章之外小璣寸璧亦著精
實掌光奕然不可迫視
者也今之截面枯坐為時文
者能罄焚香所詣滿房大

都獨置水沉香几七尺闊四
祀一錄於上維日托之現之宅
苦心花活經脈鐵鑿車轉如
此而程不能取高元大魁去
則亦石頑豕春心可餐糠遺

矢而已。爲復可乎。之。鐸文哉。

山陰友弟王思任題

獄新語卷一 婚姻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季重甫



件逼嫁事

審得孔弘祖者、乃生員袁尚鼎壻、而二女則尚鼎女、弘祖婦也、先因鄞民何挺、曾求姻尚鼎、而此以紅帖往、彼以紅帖答、夫以紅帖代紅葉、何必新詩之當媒、胡歷十餘年、不聞挺以聘禮往也、迨天桃之佳期已過、標梅之晚感漸生、則二女已廿五歲矣、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雖貞姬亦鍾情良匹、而顧

以一紙空言。必欲責二女爲罷舞之孤鸞也。此非近情論也。今弘祖聘娶後。忽來何挺告云。有金釵綵段之聘。此其有與無。俱不必辯。而所可一言折者。則二女矢節於鎖窓。洒涕於登輿。而至今猶啼號弘祖之舍者。是也。夫使他宅之雙飛無心。則當尙出逼嫁時。有割耳毀面。誓死靡他耳。卽或籍束繇人。垂泣升車。則盛飾而往。浴體而縊。古貞女不以尸還陰書乎。何適弘祖後。寂無一聞也。狂風落盡深紅色。已非昔日青青矣。挺可覓雕梁于別處。

矣。今乃以破甑之顧。謬希完璧之返者。何也。及召
二女當堂面質。則願作孔家婦者。有同喚江郎覺
矣。夫二女既失身弘祖。豈復與挺爲藕絲之聯。若
駭墜子哉。傷心于奪婦之慘。而一慟遠隕。想挺之
真情不至是也。非垂情彼婦。實垂涎家兄耳。念係
愚稚。姑免究擬。然則袁尚鼎獨無過乎。紅帖之一
荅。亦禍胎也。薄罰示懲。

一件劫妻事

審得沈斌者。鄞人也。先因厲馬所生六女。曾許斌

爲妻以十兩聘夫厲氏女已作沈家婦則非撩人之
野花可一任招颺于狂蜂浪蝶者也胡馬二三
其行者復改許方四德予也夫故人恩義重不忍
復雙飛此爲已嫁之婦言也若六女與斌僅作楚
岫遙夢耳獨以斌之尋春稍晚者忽使鷓鴣爲先
占之枝恐有情至不堪回首者矣夫以理論則宜
斷後約速還先聘然青青一枝已折他人手卽令
斌與六女復續歡鴛頸而追思曩日之逐隊野鸞
若何綢繆得無悵然于二天可羞乎而必遣飛花

以上故林者亦非情也。合命德四加銀十兩，倍沈氏原聘而女歸于方，金歸于沈。如是者安矣。厲馬蒙面鼠竄，于禽獸又何難焉。方德四擇婚不慎，姑杖示懲。

一件冤命事

審得汪三才去婦大奴，陳汝能義妹也。先因三才父繼光曾出銀廿兩，聘大奴爲三才婦。夫大奴一石女耳。此固天桃標梅之無感，而蜂媒蝶採所不過而問焉者也。及同衾後，三才悔恨無及，卽將大

奴送還汝能訖。非敢奢。望于藍田之生玉。正恐絕。望于石田之生苗耳。則汝能之返其聘金也。宜矣。何遷延不償。且以寃命控乎。初汝能猶執石女之說。爲誣。及召兩穩婆驗之。信然。夫女國無男。則炤井而生。然以生竅永閉之大奴。無論陽臺之雲雨。其下無梯。正恐井不孕石耳。然則爲汝能者。將令三才子飛之願。僅托巫山一夢。而不復爲嗣續之繩。繩計乎。是而欺也。應杖治汝能。仍追聘金廿兩。以結此案。

一件孽破事

審得慈谿人任春龍乃不僧不俗而道念不勝其情腸者也。夫春龍兄爲春九嫂爲嚴氏妻爲李氏乃宜爾室家者不知誰作棒喝而忽作削髮披緇之孤往也。于是傳語兄嫂爲伊妻另覓佳偶而嚴氏遂以乃兄嚴鳳應夫李氏旣爲鳳妻與春龍訣矣。卽令沿門持鉢或與李氏爲狹路之逢當自附于李下不整冠耳胡忽逃禪忽還俗且欲以李氏爲覆水收也。蒲團座上不生巫峽之夢淨水池邊

寧下雲雨之歡春龍所爲何不知色是空豈其稽
首慈悲者忽慨然作人間並蒂蓮之羨而欲以俗
婦爲梵嫂乎今取春龍初情閱之則出家之誓嫁
妻之呈曾赴縣批炤且契內有云高山磊不並無
擊轉劈竹兩開再無重合堅而決矣今何磊者頓
轉而開者希合也聚針於鉢舉匕食之方可蓄室
果春龍具此神通乎不則登肩而慾障者豈真二
小兒爲祟而欲與李氏爲法種之延嗣也則幾同
慈水怪鳥矣從輕擬杖猶幸其不作僧敲月下門

耳。今而後。願春龍之無欲以觀妙也。

一件斬佔事

審得洪氏者。柯台明母也。先因台明有女嫁鮑紹陽子應龍。韶年方訂。夫夭。桃羸體已。嗟夫弱柳未免憑掖需人矣。於是台明覓婢梅女往。而洪氏乃指爲伊妾何也。果妾乎。台明妻固在。愛女莫若母。胡不往而以妾往。且往又八年耶。至梅女往矣。枕畔之枯枝不堪攀折。而或移情于傍砌之閑花。想亦應龍近情事也。若遽指爲紹陽豈昔娶婦而讓

兄者。今又得婢而讓父乎。至紹陽訴詞。又可異焉。
夫柯氏女。誠病猶然生婦也。雖曰獅吼無力。然何
至剪額梳釵。告廟飲族。而以納婦者。納婢均誕耳。
今台明應龍。俱往長安。惟提洪氏孫柯應棟嚴詰。
則曰。是婢也。非妾也。是繼往也。非從嫁也。此言得
之矣。合無令鮑紹陽出銀六兩。付之洪氏。而梅女
則仍歸鮑家。夫女生而事之。女亡而返之。洪氏之
告非過。然旣云應龍妾矣。折並帶而散雙棲。是亦
問官不及質之應龍。而有藤難割者也。然則是梅

女也。異日嫁之乎。則銀仍付鮑。而女終歸柯。異日納之乎。則銀永付柯。而女終歸鮑。

一件法斬事

審得定海縣人沈海。與生員李二木。皆相比爲奸者也。先因陳世傑無嗣。曾聘二木家婢爲妾。而海其永上人也。夫主翁已爲鷄皮鶴髮之衰朽。而婢子猶作艷李濃桃之妖嬈。固未免誤我芳年矣。迨年經六載。而鴛頸雖交。熊夢無兆。以繁花綴黃葉。恐一老一少到底。是惡姻緣也。今者改嫁劉龍。豈

曰世傑過兩少相親歡同魚水顧茲朽翁棄如敝屣耳此亦何畧何賣乎胡海分甘不遂輒唆二木控衙昔有老父易養之際謬欲以愛妾殉其子以爲亂命也卒改嫁之人稱其陰德世傑可謂有陰德矣又有一人廣置姬妾卒無子于是率諸妾禱于先祠而云我無陰騭惟一妾微睨之云誤我輩卽陰騭耳世傑又可謂無陰騭矣今召世傑故妾詰之問與薪夫相安乎則曰安而二木之嘽嘽何爲甚至巧爲說詞而曰劉龍故偷兒也非所宜嫁

夫始適老馬終耦黠鼠妾薄命一詞亦聽其自歌
房中可耳二木之告無乃爲百艸憂春雨乎沈海
應杖劉龍仍聽完聚

一件謫拆事

審得淮安府人徐尚德乃鄆人何冬女夫而有繼
岳劉元禮有岳母鄭氏又有妻兄何應錦者也夫
尚德何如人潘中軍一廝役耳止因元禮假館武
林應錦亦旅棲長安于是冬女叔何思舉延尚德
一變而從中撮合此鄭氏所以受聘金廿兩而以

牛馬風遙之尚德結鶯燕于冬女也。雖然身爲野鶯。乃錯占家雞可乎。今成婚三載。果反目矣。未見賢能舉案想類貧不下機耳。且有元禮應錦等從旁佐闢。尚德忿忿告府。非無因也。茲召冬女詰之。謂尚德誤信淮棍。將携歸本土。賣伊爲娼耳。查當日聘書內。原云娶妻居寧。何得頓背初約。以携歸言。合押尚德賃房。與冬女同居。其留鄞乎。則爲鴛偶之終諧。其歸淮乎。則爲燕飛之暫別而已矣。若謂同林已乖。別船可上。則出自尚德之意可也。彼

元禮應錦等。可曰。尚德逐浪爲踪。冬女飄花爲性。而謬爲返金歸女之喋喋耶。何恩爲媒。不慎貪家。凡而誤。侄女恐恩有寡恩之誚矣。合杖。徐尚德匿情聘婦。念係貧愚姑的決示懲。

覆審得何冬女之匪干徐尚德也。以正娶。非以苟合。胡言別嫁。蓋明知家徒壁立者。必難蓄比目於白頭。而大義所在。不容悖也。今審斷後。尚德復喃喃遞呈。有追還原聘。斷妻回籍語。夫以尚德之糊口不給。則回籍後。且以其妻爲逐隊野鴛耳。若身

客天涯。妻。得。故。里。則。流。萍。繫。匏。相。親。何。期。且。青。青。
一。枝。安。知。不。陰。折。墻。外。而。顧。令。尚。德。爲。抱。柱。之。尾。
生。可。乎。合。無。如。尚。德。所。請。將。原。聘。甘。兩。追。還。而。冬。
女。則。聽。別。嫁。噫。三。載。同。衾。今。將。分。席。矣。未。知。冬。女。
之。結。新。歡。于。魚。水。者。猶。作。故。劍。遺。簪。之。戀。戀。否。也。
婦。情。之。薄。有。似。秋。雲。于。此。案。不。能。無。感。然。爲。尚。德。
者。亦。身。輕。似。葉。矣。況。良。賤。爲。偶。其。始。原。不。以。正。則。
懸。斷。此。惡。姻。緣。可。也。徐。尚。德。合。炤。原。擬。冬。女。并。擬。
贖。杖。以。爲。婦。道。不。終。之。戒。

一件活拆事

審得沈洪之以女許方勝子也。乃崇禎元年事也。迨延至三年。則是女紅葉欲沉而標梅已過矣。蓋因勝家窘甚。故遲迴至今。而未幾忽以果盒禮往。曰。吾將娶婦。夫洪窶人子。生男弗喜。女弗悲。非曰門楣是望也。蓋將藉掌珠以博筭金耳。胡勝不以數金往。而率畧。乃爾。豈渠家有兒。果是擲果潘安。而以所擲爲所聘乎。宜洪妻鄭氏怒不許婚也。時勝轉展無計。浼其表兄李春轉言於洪。謂吾家壁

立矣。合聘。原聘見還。以伊女另嫁。于是洪與鄭氏皆允其請。而又斟酌果盒之費。則于原聘八兩外。更加四兩。此退婚一紙。所以出自勝手也。一女之轉嫁李萬。已成覆水難收矣。當寄語舊燕而另覓雕梁可矣。何勝事過戈興。復以活拆控。既飽家兄。又挽去婦魚與熊掌。可兼。誣乎本當以誣反坐。姑念貧而退婚。非其願也。且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則沈洪亦不能無罪焉。合與巧言如簧。分鴻斷鴛之李春。各杖示懲。其一女則萬妻也。流水落花。兩無

情矣。方勝不得再有嘔嘔。自取反坐。

一件拆妻事

審得奉化縣人江昌榮。汪一奴前夫。定海縣人俞七。汪一奴後夫。而汪壽法則一奴父也。先因壽法于崇禎二年。曾以一奴許昌榮。而成婚于五年五月。時問一奴年幾何。僅十三耳。夫兩雛並棲。何異稚戲。而敢無再點。案不別舉。諒爲貞女。當如是矣。乃一奴之情。暱新歡。心厭故侶者。非獨昌榮過。則昌榮之亡母過。夫一奴猶斷乳幾日人耳。當撫若

慈母愛如嬌女。胡羹藥不諳。輒加蕃楚。而幾欲爲姜母汲水之難也。君家婦難爲心怨矣。迨昌榮母亡。一奴亦病。豈其命帶逐水而數值飄花者。又當以一病結新姻緣耶。時一奴母竺氏。曾携歸定海。就近調養。而胡縣人俞七。乃以野鴛偶病鸞也。今據壽法口供。則謂七父俞大順。曾借銀無償。劫一奴去。夫阿翁自乏家兄耳。可以已女。而人婦者爲償。逋資耶。乃俞七母蔣氏。何又以八兩之聘言。夫聘與當。俱不必辯。獨以五月適江。以八月歸汪。以

六年七月往俞前後豈不瞭然。顧何捏六年爲四年而五年之依依江宅者豈一奴果爲倩女之雛。覓也。茲壽法昌榮猶言出同聲而一奴則初詆老父繼誅故夫惟與俞七兩目盼盼耳。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而揮舍人唾餅師何今古婦女其肺腸若是別也。一奴嫁夫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亦咄咄怪事哉。汪壽法一女兩嫁應杖。汪一奴斷歸昌榮仍令壽法補銀四兩給與俞七以結此案。一件姻變事。

審得沈之龍者，故民沈應用族侄也。先因應用年
暮無兒，立之龍爲嗣。其以養女樓氏許，蓋亦佳兒。
佳婦之惓惓而俾取諸宮中者，不煩親迎也。何應
用物故後，應用妻于氏，遂欲以樓氏爲奇貨。而章
臺別折時，胡李父胡舜方爲子求偶，而巧阻銀漢
之周。思萱遂乘間往，語曰：樓氏女佳夫。樓氏固有
主羅敷耳。可令他人誤入桃源，而以奎爲阮郎之
龍爲蕭郎乎？今召舜與思萱詰責，謂之龍與樓氏
其稱兄妹也，難以鴈行諧燕偶，而溫家玉鏡臺何

以聯姻姑女。若以十二金餌母。而奪其子婦。恐百匹之賜難救一慟之隕之龍。今日之情無乃類是。未可居樓氏于隨風之楊花。而俾舍家鴛逐野鵲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則莫吉于審日之初八。于是暫繫思萱。及舜于獄。以絕蠱惑。而押兩人。卽日成婚。齊語呼婦。皆曰。妹妹何妨。結新歡。以仍舊呼。正恐登堂拜母。而赧然掩面者。呼母則安。呼姑則忤耳。嗟乎。此一案也。紅絲久授于故父。赤繩幾割于生母。若移樓女以置胡宅。恐甌破而珠還者。

一。夕。亦。百。年。之。長。恨。矣。幸。黃。花。未。折。故。紅。葉。終。諧。
父。冰。人。而。官。月。老。亦。鴛。鴦。譜。內。之。新。語。佳。話。也。周
思。萱。胡。舜。各。杖。示。儆。其。聘。禮。十。二。兩。仍。追。給。胡。奎
今。而。後。伊。自。有。婦。無。謂。他。人。婦。

一。件。飛。樓。事。

審。得。毛。氏。者。陸。生。員。弟。婦。而。毛。文。始。則。毛。氏。父。也。
夫。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女。子。之。再。嫁。也。父。命。之。學。
禮。者。曾。聞。斯。言。乎。毛。氏。之。亡。其。陸。氏。夫。而。操。愧。孤。
鴻。忽。欲。逐。隊。野。鴛。也。當。夫。家。爲。政。耳。文。始。以。女。許。

汪元瑜有兩嫁理乎。則陸生以弟婦許陳生。未爲不可。但毛氏旣歸陳生。而陸生忽出廿兩。以返元瑜。何爲者。嗟乎。亡弟辭世。妻去。悼感念同乳。若在初。沒彼陸生。非人情乎。何忍以弟婦爲奇貨。而旣許元瑜。又許陳生也。今據陸生口供。謂廿兩纍纍。特償元瑜酒饌耳。夫元瑜輩固傍海居者。難致山珍。不貴海錯。此何酒何饌乎。而以廿兩費。其始受元瑜之聘。繼受陳生之重聘。無疑也。朝雲暮雨。抱琵琶而上別船者。伯兄弟婦所行。如合一轍。若

以毛氏爲娼。橫薄婦則助其婦以代娼者。必貪伯也。陸生忍矣哉。若陳生尤可異焉。旣在毛氏囊有餘蓄。而重賄貪伯。奪汪氏之聘。歸爲已婦矣。今讀其呈內。則云毛氏與元瑜有姦。故因嫖謀娶。噫。燕爾新婚。如兄如弟。業與毛氏結今生之緣。而甫訂新歡。忽廢舊穢。有其事乎。宜爲掩醜。無其事乎。豈宜織淫。若以公庭數語流聞。深閨頰赤。耶。背汗耶。想婦人之情。薄秋雲。

者應得此報彼

爲毛氏婦者。固于爲鴛爲雀間。自作同羣矣。將爲

陳氏夫者亦於不龍不蛇間自置一位乎陳生案
面昧心合與忘親負約之陸生各杖以儆仍于陳
生名下追銀六兩給元瑜以了前案

一 伴環烹事

嘗得王君實故妾夏姐乃陳某兄陳奎養女賣與
全立仁爲婢而轉嫁唐實爲妻者也冷問伊何以
死則因洗衣池邊失足溺水遂死夏姐之不復君
其間諸水濱英柯與李國忠以人命告且又忽指
養女爲陳姓嫌女而生則飲淚死則毛裏也於是

同族陳怡與立仁之同族大經皆理其族智而此
息彼告相牽如蔓約有涎心矣矣姑夏姐之萍流
蓬飄寄生平陳而適是于全者人着青衣不妬朱
額其繇養女而婢又繇婢而妻也非必貯金屋而
列金釵也在君實雖無寵至不婚之愛在君實妻
江氏雖無我見猶憐之感而猶視無作降豎不特
胡池邊一溺忽有悍妻殺妾說也問何以故則云
王生員書報耳夫王生與陳全二姓何涉且與夏
姐何親豈真廁有影發其明酷甕有骨攻其陰虐

故代人鳴冤而握管如咽者將以自哭亡妾之惡
淚轉哭夏姐乎抑豈白日帶絃忽作階前之人聲
又豈中夜投衣獨聆鄰事之鬼語故筆有劍而字
有鼓者將洗沉痛雪幽恨而指事陳情之確乎有
據也非然者恐王生一書將以求吾所大欲矣蓋
見溺而援之以手者權也聞溺而報之以書者利
也合與借題恐嚇者詐四錢之陳英一併杖懲若
全金仁劈死夏姐之說則辭過予本而嫁禍于亦
亦兩人唾餘耳姑念唆訟無實薄罰以儆

一件柱法事

審得王四四者呂氏後夫而陳良明其前夫陳良
忠其前夫之兄也先因良明患疾身故止存一婦
二穉子耳第不知當日之恹恹孤孀者亦曾訂嫁
期于二十五年否乃一

坏未乾六尺猶在胡呂氏邊邊求嫁者若不得于
夫則熱中也茲問良明以何時死則去年六月而
今則七月耳豈夏之日冬之夜已備歷孤枕獨衾
之悽涼與抑三月無君則弔而嫁急

乃同于仕。急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嫁矣。良忠以服制未終。爲言。亦子謂之姑。徐徐云耳。何呂氏覓鴛偶。而性急者。猶之食雞子。而性急。于是以遠宗陳良佐主婚。以徐國祥等爲媒。而招四四入贅。良忠心忿。控府有以也。胡四四又以枉法告夫。四四之入贅也。婦不作庾。媳之假啼。夫不待江郎之徐喚。其訂鸞舞而諧魚水。枉乎不枉乎。且呂氏呼夫二穉子。呼父鵲巢鳩居已。占盡陳門便宜。而顧令不與主婚之伯兄。卷舌而惟所欲。

爲甚矣。四四枉法一控，昧心極也。第不識爲呂氏者，此際果作何狀？將無鴛衾旣適于新，諧鵲橋猶嗔于舊阻，故以翻風激火者爲撓雲遏雨之明報，而四四之告實呂氏之唆與？夫婦而薄其險必也，姑免深究，仍杖王四四以儆。雖然，二穉子不日長矣，若相與連臂而歌凱風乎？未知呂氏亦和以無裳之歌否。

一件砍門事

番得王氏者，三世懷族嫂而戴叔明，則世懷惡黨。

也。先因王氏夫亡身寡。淹留未嫁。果保歲寒。而歌黃鵠乎。抑逐春風而咏綏狐乎。未測其心。當聽其聲。何王氏之無裳未賦。世懷之有絲欲牽也。且又與叔明二人硬登門作伐。無非嫁其人以湏其產耳。而問其時。則十八之薄暮也。今據王氏口供。則罷舞鸞而矢栢舟者。方砥節于如水之冷腸。而是冰人者。胡忽向冰清之婦而作緣。且離離鳴雁。旭日始旦。此佳期耳。而不聞燕灼蜂媒者。乃作月老于月出皎兮時也。宜竺氏同族。鳴鼓攻哉。彼世懷

授刀叔明操戈而以強劫強奪。謬譴竺氏閭族者。
非誤指南塘乃錯認巫山矣。無感我惋兮。無使羗
也。吠想王氏原不生雲雨之夢。則以世懷之人面
獸心。喧呼寡嫂門者。殆一自作之尤耳。合與戴叔
明各杖以儆。

一件枉許事

審得已故汪培壽。乃周氏夫。而周昌運則周氏父
也。先因周氏夫亡身寡。顧影無依。想未亡人便欲
向他家錦帳矣。其徙倚培壽宅。非真曰故人恩義。

重也。夢中已作江郎之低喚。人前猶設共姜之假誓。蓋明知亡夫之產業素饒。而欲攫家筭以上別於耳。時同族諸人見其矢水砥玉。詞色凜冽。謂是吾家節婦也。于是共立族侄汪嘉麟。繼培壽祀。今而後雖壽夫不壽。而嘉兒實嘉矣。胡乘回祿之變。誣嘉麟搶奪。噫。此借題耳。將無憐兒腸冷。求夫情熱乎。時周氏者。猶暗藏皮裏之風情。巧裝口頭之節義。故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卽長民者亦難遽度。其以田產主之族長。號簿歸之周氏。亦將曲爲調。

停耳。豈料口松栢而心桃李者。已逐東風于簾外。
而轉瞬又作他人婦乎。今據族人口供。則培壽遺
貲。已爲周氏捲洗。移向新夫家。噫。暫緩扇墳之一
筵。徐圖爛門之百兩。何女奸雄之今出而魚與熊
掌兼收也。詎彼螟蛉。返其號簿。可削母子之號。而
西東矣。胡又携簿以往。堅不肯出。問其故。則出于
昌運之暗唆。而勒銀返簿。貪而謫。非此父不生此
女矣。將無昔日之泥沙。其行而冰霜。其語者。皆昌
運之穿鼻附耳。其間而曰。以待來年。然後嫁乎。助

女惡而欺甥。懼恐昌運之不昌也。一杖有餘憾焉。雖然不勞而得身之災也。若周氏而愛其新夫乎。則返璧可耳。何言返簿。

一件謀劫事

審得已故何瑞招。乃何濟親侄。而陳氏則瑞招妻。米氏則濟之改醮嫂也。先因瑞招有妻無兒。曾携濟女孫招姐。撫養膝下。則陳氏一石田之不生耳。然身類石田。而性同水花。適瑞招以感疾亡。則此婦哀而不傷。可知也。問以二十五年嫁乎。問以三

年嫁乎問以爲期之喪則亦爲期之嫁乎是何濡
滯也婦則滋不悅今詢瑞招何日亡陳氏何日嫁
則從廿四以至廿六僅三日耳豈是婦之每飯不
忘嫁也一日不見如三歲今三宿而後出或猶曰
遲遲吾行而慨然自附于亡夫之耐久朋未可知
也茲問新夫爲誰則周應麒而媒氏爲誰則改醮
之米氏耳噫冰上人乃識山下路乎想曾抱五日
爲期六日不誓之隱恨而誓以已所不緩者爲人
急緣也今提陳氏面質謂鬻身葬夫登車猶褻淚

耳。然何濟。豈不濟。侄者。胡不泣訴濟門。而新寡婦。
却拖別室羅裙。正恐三日辭舊。一朝迎新。又另是。
一番情懷也。噫。陳氏于何姓已矣。胡又携招姐往。
夫有東床自選。有坦腹自樂。不戀嬌女。寧圖半子。
而可使已爲萍逐女。爲蓬飄乎。合斷何濟領回。仍。
杖治周應麒。以爲魚與熊掌兼收者之戒。雖然。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今招姐之訣也。亦有以命之乎。
回頭語阿女。莫薄如汝母。未知陳氏亦出斯言而。
汗顏否。

一件黑冤事

審得已故使女瑞菊乃李奕義女而賣于生員李方騷爲婢者也。今問此婢何以死則以病故菊之落矣其黃而隕。

非方騷

披其枝而傷其心也。茲奕以人命控豈有說乎。夫亦聞蒲柳之脆質每嘆先零而松栢之勁幹乃羨永壽耶。想瑞菊之有脆質無勁幹者亦人比黃花瘦而非傷于霧露則隕于風雨耳。乃指爲悍女桂姐之專妬爭寵而誇禁致死者何噫。桂菊非同根。

相煎何太急。豈錯指芬菊爲芳蘭而欲以毒藥作
當門之劍也。然不聞月中桂影日傍蟾蜍而不妬
乎。若顧名思義。雖芙蓉脂肉可消妬心。而死瑞菊
之身。着青衣者。原不圖紅顏乎。桃李之穠也。今庭
質之際。復顧和息。則二李不爭一菊矣。合從其所
請。仍杖治李奕。以爲芙蓉先加之戒。

一件欺寡事

審得已故吳氏。陳有光前妻。而袁氏則有光後妻
也。先因有光壯年求偶。曾聘吳氏爲妻。入贅岳母

楊氏家。今吳氏死矣。僅餘五歲兒耳。生前熨冷。徒感奉倩之多情。死後移溫。誰憫伯奇之失愛。傷哉兒也。繼母食子。雖肥不澤。恐此後王永欲寒而閔絮不煥矣。此楊氏心念亡女。情眷遺甥。而欲擇一繼母之慈者以撫也。適有孀婦袁氏。則婦于楊氏之胞妹家耳。此歌無裳。彼希續絃。願以所有易其所無。而問媒氏爲誰。楊氏實居間焉。噫。女爲泉下客。母作冰上人。豈人情乎。善視我甥。不負人母知楊氏一言泣數行下者。語止此耳。此有光所爲攜。

新妻返故廬也。嗟乎。篋裡殘妝粉。留將與後人。想吳氏生不行。雁者亦亡不化。難而喃喃于新妻之妬。但撫我兒如汝兒。知鹿母雖死。腸不寸斷矣。胡以過督前婦子故。而頓負初言。夫弱子有不以理下瓦者。則慈母笞之。其母爲之。則慈母也。其繼母爲之。則不免爲虐母也。于是楊氏護甥。有光復護妻相與角口。然撻婦翁之說。何忽變爲撻婦母。而以拳落門齒。言豈舊恩漸衰于結髮。而新語忽構于落齒。將楊氏之言。彼有取爾也。抑爲有光者。或

謂始媒妁。繼戈矛。皆婦有長舌爲厲之階。而忽嫁禍于隣國之齒乎。誕矣。姑念女亡壻離合。從有光名下。斷銀五兩。以給楊氏。今而後。想當沒齒無怨言乎。雖然。更有以爲壻祝者。一曰無忘婦。夫塚魂遺詩。覽亡婦之酸句。而愴心傷後妻毒也。願無令吳氏之及此也。一曰無憎兒。夫棟鬼興歌。聽殤兒之哀聲。而落淚怨後母虐也。願無令吳氏子之及此也。正告袁氏。無違夫子親卿愛卿。并以及兒。

審得陳萬廉陳萬羔乃陳茂族侄而茂則胡氏贅夫也夫婦而貞者從一終耳若胡氏之傳舍其夫而多多益善則二猶不足于是初適鄭姓則生子鄭天富繼又適孫門則生子孫天祥迨天祥父亡胡氏已五十餘歲矣胡遑遑求嫁者若擬朱顏之猶昔而忘白髮之爲今則有爲之解者曰若固宜嫁夫七子之母猶咏凱風此二母薨也不嫁何待且不聞七十二歲之孟姬猶嫁潘老乎以五十餘歲者比之想當倒作盈盈十五觀而自附于歌桃

詠梅之少艾耳。婿故自急老而尤急。五十非帛不
煖。何可一日無此君。然忸怩矣。自顧雞皮當羞鵞
侶。不獨旁觀者耻之。卽天富天祥亦耻之。而豈意
涓涓者又釀爲今日禍水也。茲據萬廉萬羔口供。
則謂茂之入贅。所挾甚奢。而盡供捲洗于天富兄
弟耳。夫孝隨財去者。其爲之父母。猶設譎燦然之
僞物。而誘其子之恭敬于不倦。茂匪獨無真也。并
亦無假。若果其假也。則有酒食。先生饌。此兩兒者。
不知如何勤勤七卮間。而胡寄食別族以死。其爲

無毛可拔之空器。而非有肉可割之寶山。可知也。
萬廉等一告誕矣。然其如陳茂之贅實禍胎。何則。
當以一言解嘲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一件滅親事

寄得元新者。周鼎妻兄。而元氏則鼎妻。蘭氏則鼎
妾也。夫從一而終。婦人分耳。若令周姥撰此。則必
孩責男子曰。合爾鼎之有妻。元氏又聘蘭氏爲妾。
也。果樂耶。想見影猜情。無風生浪者。不知受幾許。
敢怒不敢言之苦處。此際也。亦大費調停矣。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而奈何遠妻近妾致元氏有小
星獨明嘆今之喃喃角口人情乎豈無他人不如
我兄弟則借兵爲急然亦飲以止妬鴟羹耳奈何
鴛偶情踈鴈行氣盛竟不解闢而佐闢鼎之控新
殆一朝忿哉今庭質時兩人已經和息而惟元氏
口訴薄狀哭罵不止舊人百宛轉不若新人罵舊
人而亦罵耶姑免深究仍將調停無術之元新周
鼎薄罰以儆然則爲蘭氏者若何無專如兄如弟
歡自聯如姊如妹好抱衾與裯實命不猶願深體

乎斯言。

一件硬姦事

審得蘭氏者乃山遠所娶之維揚妾而水澄其媒
妁也。夫維揚民俗最號輕浮。但女子稍具五官便
侈然希賣于十斛而娉婷自負。遠之謀娶妾維揚
也。當自行可。胡爲乎倩密友水澄代行。噫。娶妾何
嘗美惡惟吾自認耳。與我善者卽爲善人。與我惡
者卽爲惡人。此論人謬語而微採其意以娶妾則
妙訣也。何言代且長路迢迢而澄是携非開戶之

魯男而謬附于秉燭之雲長誰其信之此遠硬滯
之控所自來也今提蘭氏對質則朱門中之青衣
耳未卜黃花敢媒紅葉甚矣冰上人之率也而澄
則曰不然因蘭氏有齒缺一未經細察故以憎妾
者誣友爾夫情之所鍾眇媚亦佳齒隱于目則缺
賢于眇但授以金人三緘法則猶玉八也安爾新
婚如兄如弟不必齒如瓠犀矣今而後遠與澄其
一相忘無競乎山峙水流各安其所可也

一件硬配事

審得衛源芬出金二百爲少妓花氏贖身非以色也念其墮足風塵欲爲援手故以渡蟻之心移而渡人義重於情洵陰功也近貿易粵東猶遺書乃弟源馨欲爲花氏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不過謂流水何情拔自火宅當始終無負吾慈悲耳適柳氏子榮青年未娶願納花氏爲妻是好兒郎也皎日可矢豈曰小星乎故源馨卽以配嗟乎此婦幸哉若念成巢新歡出自捲簾舊德而潛然出涕亦以恩非以情也逝波不返從此永作柳家婦矣

况花柳本自同妍何必華如桃李彼老鵠周氏之以硬配告請益云耳合仍以配之且與柳氏子約曰若此婦有子則已脫年久無子則或妾或婢皆可但不得耦妻此皆二三米人相與體源芬贖身初意而欲以此婦之有始有卒者爲完茲陰功也周氏凝利無厭非戢鵠喧曷固鴛侶合就以儆其後

一件強佔事

審得柳士升妹三女之許嫁劉有義乃故父一龍

命也。迨遷延至今，則有義家徒四壁，僅可咏驟富於新月耳。然一諾千金，著於皎日，何必聘金也。胡爲士升者，乃與母董氏合謀，以三女另許，不過俞永鼎之十六兩，動其新涎耳。初閱永鼎訴辭，謂成婚二載，亦旣抱子，信斯言也。無論深紅盡落，于狂風而有子，離離已垂嫩綠，當以三女爲鴉頭女，而返之不祥耳。及當堂提質，則十三室女也，青青一枝，猶未灼灼其華，而遽云桃花貪結子，可乎誕哉。茲召三女面訊，則與有義母張氏執手相依，情若

毋女。而問以適劉乎。適俞乎。曰。適劉。雖毋兄。不能
強也。夫女子之嫁。毋命之人。盡夫也。是何言。與逼
迫有阿毋。猶堅弗承。肯云理實如兄言。噫。我知之
矣。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女所慙。不可告婿也。聊
以執姑手。明心爾。若此。願不遂。則投烈火以明烈。
而赴清流以矢清。皆可因言而定志者也。合斷還
有義。返爾東牀。仍杖治士升永鼎。以爲貪財漁色
之戒。

一件拐妻事

審得鄭采之嫁妻許氏。本以貧故。蓋受程玉十八兩之聘。而銀入人去。確有可據者也。若臨岐慟訣。時或問相逢何期。當作黃泉無見之悽語耳。胡采數年後。忽以病篤言。而欲借妻侍養。嗟乎。采有兒義在。且去燕有歸。去婦無返。奈何欲以雁臣爲雁妻。而去來幾同轉丸。雖曰近情乎。然違理矣。彼主之慨然許往。何爲者。豈采奄奄牀簣。溘逝非遥。故以病鶴支離。不起雲雨之妬。且死別生離。傳語甚酸。雖新官亦下舊官之淚。而聊以明仁乎。抑許氏

舊○心○依○依○猶○枕○席○有○涕○泣○處○故○爲○已○妻○則○欲○其○詈○
人○而○今○又○進○一○解○更○不○欲○其○負○人○若○非○厚○於○前○則○
亦○薄○于○後○而○耶○以○明○義○乎○但○不○知○許○氏○見○采○時○重○
前○夫○耶○抑○感○後○夫○耶○胡○采○亡○後○竟○以○荆○州○借○爲○息○
壤○寒○也○問○其○故○則○緣○采○子○義○爲○積○猾○王○紹○曾○所○唆○
而○欲○以○質○母○爲○勒○貨○地○耳○夫○初○借○奇○繼○允○奇○終○不○
還○又○奇○三○奇○合○矣○然○采○之○故○婦○可○返○猶○希○轉○石○而○
玉○之○今○婦○不○返○翻○同○覆○水○情○耶○理○耶○鄭○義○與○王○紹○
曾○合○各○杖○懲○許○氏○仍○令○程○玉○領○回○今○而○後○無○令○以○

重○上○望○夫○山○者○又○再○過○思○子○湖○也○

一件忤殺事

審得婦人之善妬也。皆以妬生聞而今忽翻一新。
妬○又○移○而○妬○死○則○李○文○繼○妻○藍○氏○是○夫○文○前○妻○趙○
氏○婉○順○惜○中○天○耳○胡○藍○氏○庭○謁○舅○姑○後○復○謁○趙○氏○
之○亡○靈○而○矯○首○不○拜○若○以○阿○姊○呼○拜○下○禮○也○阿○妹○
胡○抗○焉○未○聞○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妬○之○學○先○於○養○
想○爲○人○繼○妻○獨○應○早○學○耳○不○然○胡○入○門○卽○解○然○吾○
更有詢于藍氏。彼趙氏往矣。未聞陽臺之雲雨移。

而○夜○臺○爾○何○妬○若○云○妬○爲○恒○情○亦○將○來○之○或○妾○或○
婢○然○耳○敢○望○來○者○不○拒○但○願○往○者○不○追○夫○妬○而○追○
亦○一○奇○也○適○節○屆○清○明○群○奠○亡○靈○於○是○阻○撓○不○得○
繼○以○咆○哮○甚○者○誅○舅○姑○箠○夫○婿○又○甚○者○拋○其○三○月○
子○于○地○而○毆○擊○踐○踏○以○洩○毒○憤○悍○哉○豈○欲○爲○堆○葛○
伯○耶○放○而○不○祀○若○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渠○又○將○
安○辭○噫○猶○幸○文○之○前○妻○無○遺○雛○耳○若○以○趙○氏○一○塊○
肉○而○遇○此○藍○而○鬼○其○吞○咀○又○作○何○狀○天○乎○天○乎○李○
氏○何○辜○乃○除○去○菩○薩○扶○立○羅○刹○耶○此○鄰○里○忤○殺○之○

控所由來也。合重加懲治。仍杖贖以儆其後。若過而不改。則有出妻之條。在夫妬死與妬生俱出。是前條所未悉也。今而後又當補律。

一件首盜事

審得袁德之繼娶陰氏。蓋緣前妻苗氏子阿喜幼。故欲藉以撫也。但不知苗氏易養時。亦曾呼德前。訣謂以阿喜累君。慎弗使他日着蘆花否。雖然彼何慮之過。夫以前妻壯子乳繼妻遺女。猶聞湮流。況以繼妻乳前妻子。則一婦人也。其流湮易耳。獨

陰氏則異。當其初入德家。則飲之食之。撫阿喜頗厚。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無乃或生而知之可喜哉。阿喜也。方幸蘆花無寒。而豈料棘心有毒。於是迎其所嗜。以盜哺啜。誘此陰教也。陰氏固爾。尤可恨者。俟此兒習久。則故宣言于外。德問則諱。德固問。則固諱。而徐若必不得已。乃言猶嬌護多于正告者。毒甚狠心。而巧過易語。德能無怒。且杖適鄰人趙成。屢亡豚肉。謂可實吾前言也。於是又嫁禍阿喜。致成鳴官。今召德質問。若和也。其父攘羊而

子○證○之○其○子○攘○豚○而○父○又○證○之○出○爾○反○爾○父○子○亦○
然○乎○此○又○陰○教○也○陰○氏○固○爾○昔○芒○山○有○盜○臨○刑○求○
毋○乳○吮○之○啗○斷○致○恨曰○吾○少○時○盜○一○果○一○薪○吾○毋○
見○而○喜○之○致○有○今○也○夫○使○阿○喜○攘○肉○果○真○亦○毋○
教○然○耳○况○莫○須○有○斷○乳○何○辜○當○移○而○斷○吾○矣○趙○成○
亡○肉○事○另○緝○仍○杜○衣德以○爲○縱○妻○阱○兒○之○戒○夫○
爾○妻○陰○氏○也○彼○陰○賊○其○心○有○以○夫○

折獄新語卷二 承襲

昭陽李清映碧甫著 山陰王思任李重甫訂

一件謀爵事

審得王先通者已故新建伯王承勲侄而承勲有
子三人長曰先進季曰先道乃有中子先達則均
係伊妾沙氏所出而今又獨指先達爲乞養者也
夫呂妾變麻黃姬亂芊昔曾有之茲之交口而攻
先達且及其子業弘者得無類是乎然徒指其非
麻非芊而不能指其爲爲黃之爲誰氏也此所

以有乞養根據尚未了了之疑也將以乞養爲是
則先進有子業昌矣又有弟先道矣彼沙氏何忽
參一乞養者爲今之搶攘地甫慶盜斯而業人
蚡豈彭殤莫必之筭已預決於沙氏之胸中則
以爲非乞養者業弘之業也將以乞養爲無則
先進殞矣先進子業昌矣又歟顧何舍親族之業
弘輩而繼遠派之業洵已卵可棄而別業是議豈
砥礪恩深之說獨未可律承勲一人也則以爲是
乞養者先通之語又似也至取憲臺駁款細加辨

謂別有謂沙氏未生先道時恐金吾爲旁枝所有
既生先道後又恐金吾爲非種所攘故始爲乞養
之陰謀後爲乞養之明供者是聞竇而狡獪其腸
者也則有謂沙氏雖有言而先進尚未亡承勲念
世尚重典非先達所可越冒故濡忍于數年間者
是鬚眉而屈曲其衷也則有謂宗圖實未奉 旨
而適值五年造冊之期故改圖則于六月而上疏
則于十一月者是出入皆自爲政也則有謂前疏
已經剖明無煩身後之贅旒者是首尾可無相應

也。則有謂散騎之請實係先達偽造。後因兵部輟
不舉行。故承勲不復措辨者。是一紙之贗鼎。可任
其自爲浮沉也。噫。承勲於是乎失斷矣。今者心心
有主。喙喙爭鳴。終不敢謂鳴鼓業弘者。果田莠之
鋤。而左袒先通者。盡狂泉之飲也。乃最後先通自
出一語曰。當以留中一疏爲証。果簡而無乎。則
願讓爵業弘。而治已欺罔之罪。果簡而有乎。則應
歸爵於已。而治業弘假冒之罪。斯言也。其此案水
落石出時乎。夫所謂乞養一疏。已經御覽矣。且

讀先通前疏曰、邃密深嚴、一字不漏、按疏簡查、自然立見、則必非付之灰燼泥沉、而一簡不獲、再續終不獲者、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贋、其出先通、入業弘耳者、有不首肯心折哉、夫王文成公事功理學、炳若日星、乃昔所欲辨者、千聖之統系、而今所不能定者、一家之統系、則又先通業弘兩人所當俟簡疏後、徐聽裁奪、而無使矯矯之王業、洵有獨爲君子之耻、以玷先德可也。

一件醢嚼事

審得葉超者乃已故葉茂嫡侄而葉禮則茂外婦子也先因茂有女無男曾典徐矮子妻胡氏爲妾以圖生男而茂妻汪氏則非食倉庚而不妬者也聞獅音而膽落勢必賃外宅以處胡氏乃問外宅安在則去家里餘耳入非侯門既無河廣海深之嘆未知矮子遂作蕭郎路人否且胡氏之舊官新官皆儼然在也萬一野館空房內有矮人婆娑而至胡氏將斷箏不顧乎抑故劍猶戀平生豈空桑誰爲若翁獨以萬曆四十二年典以天啓元年生

則爲眞爲贗俱未可定而難遽語於非種之鋤也
往定海縣因葉超之告曾斷兩股均分非以兄弟
之子猶子乎蜂房之剖豈曰無因蚕食之侵難許
過分而何汪氏忽以醢嚼告夫汪氏葉門罪人也
藉令無兒自傷思廣雲雨之均澤當與胡氏合宅
居耳六尺之孤在抱雖積金如斗誰敢垂涎而顧
使妾爲郵亭之寄子疑栢舟之汎者誰也撫心往
事當彈指悔恨今嘽嘽事後嗟其晚矣况一告不
已再告繼之兩人瓜剖豆分之餘終作落花流水

杳然去耳。汪氏念係中綱，姑與杖贖，其貪慚無厭之葉超，并杖以懲其後，家產仍炤縣斷，一件究抄事。

審得陳世茂者，乃以長房應時之子，繼次房應宗後，而今復歸其本宗者也。先因應時兄弟五人，而應宗絕，故以世茂繼。且因應時有子三：長世彩，次世英，而世茂其中子耳。今世彩以溺海死，而繼別房之世英，亦絕無後，返果羸于螟蛉之官。其日中變，蓋未有他家之蒸嘗永奉，而本宗之血食可

斬者。時三房已絕。四房止生一子。惟五房應昌子。三人則以應昌次子陳四九出繼。應宗後而俾辭。果世茂今復歸其空壘而守之者情也。理也。今天教之控胡爲乎。不過謂出繼廿年。且有披麻執杖之勞耳。夫世茂本應時子也。今仍以世茂繼應宗。則應時當以何人繼。將又易四九以繼。應時而爲此蓬轉蝶翻之舉乎。何見金不見父也。且遁詞旣窮。復駕言在室寡嫂。可奉先人。而思爲別枝之戀。夫使所謂寡嫂者。尚有六尺之孤。可延一綫。則世

茂無歸而○今○安○在○哉○惟○繼○已○廿○年○於○應○宗○頗○有○情○
同○父○子○之○感○而○今○忽○以○馴○籠○之○雞○驅○之○戶○外○則○亦○
世○茂○所○悵○然○于○遺○簪○敝○履○而○不○得○不○割○一○鬻○以○酬○
之○者○也○合○無○於○陳○四○九○名○下○斷○銀○七○兩○與○之○亦○曰○
酬○其○生○奉○死○葬○之○勞○云○耳○如○喋○喋○于○繼○之○可○再○乎○
則○請○起○世○彩○于○海○底○召○世○英○于○泉○下○而○後○徐○議○之○
件○勢○抄○事

審○得○葉○釋○者○乃○已○故○葉○文○炳○沈○氏○所○爲○生○則○子○之○
而○死○則○半○內○之○半○外○之○者○也○夫○文○炳○守○財○虜○耳○人○

皆貽之以危。我獨貽之以安。則是子者。令其食足
充腸。衣足蓋體。足矣。其如文炳無此達觀。何也。于
是同宗葉二十翼其弟培城爭繼。則皆葉壽罪也。
茲據壽口供。謂文炳無子。乃取之外舍。携之昏夜。
而呱呱者。曾得於廁上之聞耳。夫葉宗亂乎。若無
聲。卽不亂乎。若號。今旣號矣。曷爲不告之宗族。鳴
之公庭。試問文炳與沈氏未亡時。壽之舌在否。曰
在也。昔爲寒蟬之噤聲。今爲百舌之饒舌。嗟其晚
矣。至陳氏則又認爲釋之乳母。而灼見其贗者。乃

以鬚鬢蒼然指天誓日之親舅葉九源而有言必折幾同寇仇噫真贗兩字安從辯之昔有瘖女孕而生子莫知所出以其生于武鄉遂以武爲姓此子慈人也將亦以慈爲姓乎則二十等固不瘖也旣云非葉而生非空桑者莫知其爲何家枝葉也則俾附于其葉蓁蓁之一枝可乎若二十弟培城之求繼其義安居果欲剖心自明惟有仗義鳴鼓視家資若塗炭浼耳何沾沾三分之一耶但滴血旣所不忍則合族議與縣斷兩存之亦曰聊以止

戈云耳。葉壽陰陽反覆。贗則當日誰掩其唇。真則今日宜斷其舌。本當擬徒姑重罰示懲。葉二十垂涎太過。應杖以儆後。其培城分產後田。則自耕宅。則別居。非曰飽則颺去也。獬子漸大。釋將咋人。何如高飛安享。而第令文价沈氏所爲生。則子之者。洒一盂麥飯于兩人之墓足矣。總之此一事也。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此問官不能必其爲真。然亦不能窮其爲贗。而未敢以莫須有三字遽作破巢毀卵之舉者也。

一件冒襲事

審得楊紹堯之爲何種也。前劉從龍等已縷縷悉之矣。然所不能無疑者。楊澤也。夫澤旣有一子。何又以他姓之子爲子。茲據諸人口供。則澤義子廷萱。生鸞。鸞生錢。錢生紹堯。雖世冒楊姓。然實何氏種也。龍。龍。龍。狗。真。偽。莫。分。騎。虎。騎。猪。進。退。維。谷。往紹堯紛紛爭襲實勢不容下。而爲澤貽謀之不善也。獨恨指揮劉誠不深究原委。謬出保結耳。今合衛同宗交口而贗紹堯者。卽劉誠亦引過不暇矣。

嘗覽碑官所記有甲族無子其妻潛構一屠沽家
兒育之中外不知也後逢祭日味爽巫見堂中悉
科祖睢眦據案長歎而金紫貴人數輩反徙倚門
外乃信鬼神不歆非類若遽以廷萱之後承楊氏
先蔭則異日爭坐奪食者必何氏先魂而遜席引
却者必楊祖之金紫數輩也可倚層樓爲胎構借
輿祝爲承祧乎紹登之應襲已斷斷無疑矣乃所
可恨者則此未爲中郎之失傳彼遽爲小吏之竊
姓耳首禍者楊澤偏聽者劉誠保結之錯誤可置

不問乎。薄罰示懲。

件居數事

審得周纓子周貴，乃已故周富三嗣子，而周龔九則富三弟，今出繼龔姓者也。先因富三年暮無嗣，立貴爲嗣。今讀其遺囑，有所存田三畝、房二間，與繼男爲業之語。謂富三妻高氏者，宜守此言而勿失可也。彼前夫子范八，于周姓何親？夫螟蛉已入果羸之宮，而寄生不爲非種之鋤。于是親八踈貴者，將兢兢遺田焉。且有八族人范俊，實相與穿鼻。

而銀入高氏手則田爲范家物矣。今據立契族長
周瑤口供則忽嫁禍于出繼之周龔九而謂今之
賣實因龔九盜賣有心與高氏爲先發制人者也。
噫。無論事屬子虛而縱有其心尚無其事。瑤豈真
爲龔九居贓入肺之虫而有隱必闢乎。無非欺纓
爲虫出之氓而恣其一嚮之割耳。噫。纓真愚人也。
以田三畝歸俊。以銀五兩歸伊。而賣田之十八兩
竟置十三兩于何地。今瑤之言曰此俊欠也。俊之
言曰此高氏受也。如鬼如蜮何從揣摩合無將纓

銀五兩仍返范俊。而原田仍付周纓。以授其子貴。若高氏所受十三兩。則聽俊索之高氏。而有與無。不必問矣。周瑤借題多詐。范俊私買無名。合各杖示儆。

一件赤寃事

審得故民王鍾。乃王鈺同胞兄。而張方卽王鈺。乃兩人同母異父之兄也。今鍾故矣。既有伯道無兒之感。自應立嗣。噫。若舍親弟之子。其將誰屬。而無奈鈺止一子也。果歲有種。反令螟蛉無嗣乎。于是

計無所出。議及王鈇子。然非我族類。其神不馨。恐若放之。鬼名飽而實餒矣。此族人王鏡。欲以子仁興繼也。嗟乎。仁興與鈇。亦有何親。正恐垂涎阿堵物者。將樞前一慟。并無急淚耳。鈇之忿忿不平。與鈇合控情也。今廷質時。明知一子難以出繼。而獨以身壯妻少。將繼未生之次子爲言。夫鈇方日爲多男之禱。而鏡且日爲獨子之咒。若禱不勝咒。將奈何。合無以鏡子仁興。仍繼鍾後。其房四間。則盡以歸鈇。曰。是固鍾連枝也。且現與鈇同居。將驅而

暴之中野乎。故房則不宜分。其遺田廿六畝。則以十畝歸鉦。以十畝歸鏡子。仁興曰。是固鍾繼子也。且又附鉦猶子。將子而守其空器乎。故田則不得不分。而若夫王鈺者。則以餘田六畝。割以付之而已。夫鈺固別種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母。謂吾家母。則宜與。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謂他家父。則不宜與。而卒與六畝者何。則不以鉦之母與。仍以鉦之故父王增與也。今讀增遺囑。而約舉數語。有曰。吾娶汝母賀氏過門。九月生汝。名曰王鈺。且同心。

耕營置田買產據斯言也六畝之與非過矣王鏡
垂涎太奢王鈺告請太過曰吾爲家兄置後也
實則耽耽分甘者又一家兄耳合各杖以儆雖然
使鈺數年後復生一子將何以處曰天與子則與
子王鏡其如命何

一件抄寡事

審得胡氏者已故張世祿妻而存睿則世祿嫡姪
存璐則世祿堂侄也先因世祿年暮無嗣將以他
子繼然床第呢呢最易入心想應雌雞爲政耳則

胡氏亦張門之華陽夫人而能立嫡嗣者也。無奈存睿直道而行。不能委蛇閭閻間。於是有獻通內之計於存璐者。呼娘喚兒舞萊衣而扇黃枕偏多。疼熱其乘世祿之易簣。而舍存睿以立存璐。豈無說乎。蓋出于胡氏內令。而以飛鳥之憐依收作家。鳬也。今據世祿親叔張廷荷等口供。則祖存睿攻存璐。不遺餘力。且詬誶及於胡氏。責其所立非次。噫。斯言是也。然試問存睿既立。而登堂拜母時。相見何顏。况又有存璐。睥睨其側。則內橐漸徙而外。

情不接戈將日闕矣。故兩廢不可。偏立亦不可。惟
合存。睿存瑤而兼存之。則亦古人立親立愛之說
也。時判斷未終。而忽有哀呼庭下。如孤鳥之失巢
者。問之。則張存相蓋世祿親甥。而以見舅如見娘
已久。藉弗翼者也。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論
鞠育有年。胡氏之腸絲難割。存存睿存瑤輩。忍以
娛堂舊燕。作泣野孤鴻乎。合無將世祿所遺田宅
從公兩分。屬存睿存瑤等。而若欲三分其有。鼎足
而居。恐亦他姓所不敢望也。則亦薄有所與。而存

相足矣。張存庸、張存璐兄弟尋戈，合各杖傲。其田宅等項，仍紹廷、荷等議單行。然則爲胡氏者，若何。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厥愛維均，願深味乎斯言。

一件抄詐事

審得已故張茂林，張自慶嫡叔，而張自強則茂林繼子也。先因茂林年暮無兒，則屈指自慶，而謂序應繼立者，有之。然自慶可居之，不疑乎？未立則絕口不言。既立，則好語固讓。其日爲夢熊之代禱，而欲其有子，且不欲自居嗣子者，正以善慰叔心，而

堅其繼于金城之固也。何計不出此而挈妻負子，
強入伊室乎？夫以屬毛離裏之父子，有何芥帶而
迫其暮也？或區田畫井，行止自恣，或呼奴捶婢，唯
諾漸移，則猶有父在子專之嫌。况乎叔侄尚隔一
間也？夫老者多感，獨者易傷。其舍自慶而立自強，
蓋不忍以含酸啣忿者終昇嚙犬而另覓馴駒也。
已經府縣叅酌，俾自強承祧而出繼田十畝，以與
自慶可罷戈矣。胡知味彌甘而以田十畝爲得隴。
又以樓房一間爲望蜀噫。此樓房者，原自慶口中。

食耳。夫豈第一間。凡自強之歌賓。娛孥錯繡坐擁者。皆自慶掌中物也。急則自捐之耳。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有酒食先生餽其事。叔也無異事。父而供奉有加者。不辭其實。一曰無欲速。無見小利。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其爲侄也。終不言爲子而毫毛無侵者。且避其名。果如是。則子孝父慈。繼嗣定矣。夫天下事。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獨有反其道而舍則得之。求則失之者。繼嗣一事是也。胡自慶知求不知舍也。今已失之矣。猶以戶外之驅鳥。涎

籠中之家食乎。張自慶合杖治之。以爲見利忘義之戒。其茂林遺產。則自田十畝外。自慶皆不得問。曰。非吾子也。夫何言。非吾子乎。則請問之。挈妻負子而強入伊室時。

一件抄滅事

審得已故林紹泰者。定海縣人也。先因紹泰年暮。無嗣。曾立侄君化以嗣。然雖傷伯道之無胤。猶幸中郎之有傳。其旣愛女。并愛女夫人情乎。則舉八畝田契。而與女夫張禮收執。豈曰之其所愛而僻。

乎。胡君化得隴望蜀，以抄滅控。夫所謂女壻外人，不得干預者，以黃口之呱呱，終其親子耳。若侄爲猶子，壻爲半子，豈猶子遂爲全子，而半子遂爲非子也。瓜剖而豆分之，兩子各執其半足矣。况膝下長遶，不作仗劍之離。樞前絮訣，恍疑聞猿之斷。故世之僻于愛女者，猶謂孝過親子。况乎猶子不得比于親子也。林君化應杖治之，以爲欲而不知止之戒。其原田八畝，仍歸張禮爲業。曰：父命也。若君化而自命孝子乎，則當一依父命。

一件沽殺事

審得朱本元朱本明者已故朱茂親侄而朱本孝則茂繼子也夫人而無子可作達觀想矣然有爲身後癡慮者則不貪生前之五鼎三牲而偏愁死後之一盂麥飯于是舉其銖釁寸積者將以遺所不知何人而旣立愛又立賢謂螟蛉而豚犬者恐終餒若敖之鬼耳乃羹酒未澆于寒食戈矛已構于熱眼則如茂之立其堂侄本孝而置嫡侄之本元本明于弗立者是也夫本元兄弟何以勿立非

以不才。織兒自壞。好家居乎。迨餅罄。生耻。則又竊指茂之所有。以語人。而謂是皆吾掌中物。此無憤可砥者。所以愴然刺心。而別立本孝也。且念本元兄弟。終親侄耳。故割茲蜂甘。杜彼狼涎。而以產業一半。與夫他人之賣履分香。猶爲兒孫作馬牛。而茂之區田畫井。僅爲此兒杜雀角。其痴腸可哂。其苦心亦可憐也。噫。設令本元兄弟。或感憤于大門之標。而力挽前過。則他日屋宇不改。田園增廓。某之所得。孰與繼多。其持一觴以奠亡叔墓。而責其

眼內無珠也。豈不怡然自得。胡花酒有興。幾灶釜
無烟也。且糊口無策。又思操戈問其故。則因本明
客遊有日。而本元輒誣本孝加害耳。夫本明何以
不歸。非真子規無啼。弗思故鄉好也。想花酒場中
過一生者。其淪落天涯。不過故疾未除耳。吾不知
于兀坐故土之本孝。將安與也。彼本元所云謀害
道傍聞乎。夢中告乎。抑作浪子兄者。亦曾代伊婦
爲金釵之卜。而出于神鬼之傳乎。蓋卽本明之婦
弟王永和亦誣爲無是公。而此語安據。夫以若所

爲○求○若○所○欲○真○不○肖○子○也○亡○叔○可○謂○知○人○矣○朱○本○
元○合○杖○治○之○以○爲○無○題○典○戈○之○戒○

一件馘叛事

審得楊觀捨者、鄞縣門子、而侯傑則觀捨母舅也、
先因傑中年無嗣、曾乞觀捨爲嗣、雖舅乎猶父也、
今據傑口供、則謂七歲撫養、課讀八年、現有業師
數人在、然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而忽化
作唯諾公庭之門子也、恐不僅儒變醫之誚矣、迨
問始何以合、終何以離、則非傑過、亦非觀捨過、蓋

緣傑妻李氏日奴隸使而不以如保赤子者保觀
捨耳外甥見舅如見娘也而不云見舅母如見娘
也無乃情隔一間而今者之參商所自來乎于是
爲觀捨者始去子舍而返甥邸矣迨傑告縣後斷
處八兩酬薪粲費耳欲子觀捨乎則却之欲甥觀
捨乎則受之既受而又告將多多益善與且以門
子誑稟前令拘責甘板爲言者何夫觀捨之爲門
子也。在今則居冠者五六人之班。在昔猶廁童子
六。七。人。之。位。想。傍。烏。紗。而。近。朱。衣。者。當。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所○謂○有○事○門○子○服○其○勞○也○挾○貴○而○問○
挾○有○勲○勞○而○問○門○子○有○二○焉○傑○門○外○人○耳○宜○乎○爲○
堂○上○人○所○嗔○而○贈○以○一○部○肉○鼓○吹○也○雖○然○門○子○亦○
不○能○無○過○夫○六○歲○辭○親○十○載○依○人○離○自○衿○起○傷○不○
及○舅○縱○不○曰○無○父○何○怙○也○獨○不○曰○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乎○虎○舅○一○詈○所○謂○養○虎○得○噬○矣○則○伊○兄○楊○可○
期○實○教○孫○升○木○耳○合○薄○罰○穀○三○石○以○爲○凌○舅○唆○弟○
之○戒○若○傑○之○眈○眈○一○嚮○以○十○載○撫○育○言○殆○欲○而○不○
知○止○矣○且○咆○哮○縣○署○若○睥○睨○可○期○作○張○牙○態○者○頗○

類虎狀虎舅一言無乃近似然不念已之六歲往也猶然踞地虎子乎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今而後願門子之無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一件叛父事

審得王朝臣者乃王魁卽張鳳之繼父而張觀則鳳親弟也先因鳳父物故無枝可依於是伊母吳氏改適朝臣攜鳳兄弟往時兩人猶黃口弱鰥耳凡子之飼哺養其羽翮者鳳長矣朝臣實有恩焉而因名鳳曰王魁夫古不有負義王魁其人乎雖

芸夫牧監皆聞其名而識其薄朝臣以此名鳳是
誨之薄矣前魁負嬾今魁負父于是娶婦後遂置

繼父于陌路而歸宗張宅嗟乎歸宗誠是也反戈
則非也雖與矜易形固難頓忘育胎之有自而果
羸別體猶當迴念噓氣之有恩鳳行而觀留其依
依繼父側而弗爲中道捐者亦厚道也適鳳肩鹽
數包將貿銀以糊口而欲啗子母之利遂起兄弟
之戈朝臣之袒觀仇鳳人情乎胡毆其弟并詈其
繼父也忘故恩而構新隙名之梟獍則過名之鷹

鸚斯稱耳以愚爲名彼不好音而惡聲者無乃名
與實遠乎意知子莫若父者亦知子莫若繼父而
向者之以王魁名也負義若斯九稱其實矣若魁
以子抗繼父觀亦以弟抗胞兄夫弟之薄兄之教
也本當罰治念係貧愚姑薄責免擬

一件佔產事

審得先故王煬乃王榮義男而後故王恩則榮繼
子也今取分書閱之猶煬故恩存時于是舉置田
六十畝作三股均分而煬子大英大傑得二恩僅

得一此豈有說乎則謂楊子之謂思並一子太相
耳夫是舉也榮有三失以謂子承祧又以與子樹
敵則有非我族類之嫌一失也不以子之多寡爲
臣判而以孫之羸縮爲瓜分則有不揣其本而齊
其末之謂二失也且猶子之子僅一隅短割而與
子之子反半壁長截則有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之疑三失也雖然此非正理獨無隱情乎夫
世所謂繼子者生安知懷橘爲何物死安知刻木
爲何形想口不禱松鶴而心欲咒菌蟬惟

一塊土之入掌耳。若義子者，雖曰寄生，不作飛花。故爲之父若母。反有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之意。而未可曰彼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彼猶子也。榮之厚，畀英傑，無乃爲是乎？迨死，肉未寒，生戈已起。而恩子大相始控之縣，則斷出二畝，繼控之府，則斷出六畝，浸淫而進之，如食桑之蚕，葉不盡不止矣。大英等之告，非求收覆水，但欲保故疆耳。今譚大相詞內，猶以房屋灘園未經均分爲言，而築薛不休，又思逼滕也。無乃有以召夫英輩之嗷嗷乎？恐

爲大英兄弟者未可作齊歸魯侵之說而爲大相者亦難作伐虢取虞之計也王大英王大相同室操戈各杖以傲其所分田產仍炤原斷行雖然不平而偏王榮實召兵矣若問首禍當罪老奴杖不及死亦幸矣哉

件忤弑事

審得董二卽董義乃董成嫡姪也先因成無嗣故立義爲嗣而讀其遺囑有云吾妻陳氏欲立內姪爲子如後有亂宗佔業等情卽將此作證等語深

心哉斯筆也。及成亡後，陳氏果爲內侄陳廷遂感。與義有隙，乃義繼妻舒氏，則以續絃。絃急，蹈雌鳴之不祥，而弩目之餘，兼令義爲低眉者，也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於是舒氏益張其悍狀，與陳氏反唇。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則廷遂之煽惑，階此未幾，與陳氏密謀，將遺產內往字號田，僞立陳氏賣契，與廷遂爲約。且又創爲母賣子承說，勒義手立一契。彼義之遇此，得無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曰：「我父其聖乎？」然非妻悍而母睽，猶不至此。奈何坐視。

一女羅刹叱咤而暗啞無鳴豈身見愛者人情乎親愛之而已矣之所畏敬而辟焉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況而母在胡弗畏大人而移之細君豈聞獅吼而胆落獨不聞狗吠而意快是亦義有罪焉合與穿鼻謀產之陳廷遂俱杖以儆田仍斷還亦如而父遺言耳雖然吾尤願舒氏孝夫欲起氏孝當先祛義畏或曰彼有以英雄入夫人房而凜凜執刀者獨非畏與曰不同道吾以教孝也。

一件虐節事

審得已故吳應鳳乃王氏夫而吳學禮則應鳳父
王起龍則王氏兄也當氏適應鳳以青年寡其苦
有三無夫苦無夫復無子苦無夫復無子而又無
一兩情依依憐死并憐生之親姑又苦況所存一
翁又大不近人情之學禮也於是不爲亡兒立後
而爲已立後乃以壯年有室之猶子應龍當之嗟
乎此翁洵老牛也所舐誰家犢而罔念空房有悲
鵠若忍使亡兒之煢媳又無兒耶且此婦昔有三

苦其苦在無無夫無子又無姑而今又益一苦其
苦在有有叔夫嫂叔不通言語有之矣而況寡嫂
傷哉氏也豈懷有蜂蠆而靳一螟蛉姑親猶可以
衷訴而翁尊獨難以言傳淒淒復淒淒有泫然暗
泣耳雖然使翁遠於情而叔近於義猶相安也奈
何欺其伶俜而詬誶不已夫寡婦與孤兒易欺耳
而今乃欺一無孤兒之寡婦耶起龍以虐節告情
也然爲妹者處此則甚難咎翁不敢咎叔不欲咎
兄又不忍此方寸地已煎若沸湯而況一室內其

勃谿彌甚。或疑氏授意。或誣起龍承言。蓋不獨翁
嗔叔嗔。卽叔有婦亦嗔。噫。數鬼伯至矣。氏之以自
縊。殞命也。傷哉。夫此婦無殉夫高名。亦無從人卑
行。而獨以節苦數奇。致鼠思泣血。故作不良死。此
論者悲其遭痛。其志而亟欲代白其事也。彼學禮
應龍。不愴然悔恨。而反以唆死。胥詐爲起龍誣。無
乃又不情乎。嗚呼。此氏所以死也。合杖治應龍。仍
以應龍子子應鳳奉王氏祀。若有兒矣。靈其享諸。